

柴科夫斯基

的人生与创作



[沈希飞] 著 



3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柴科夫斯基

的人生与创作



[沈希飞]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柴科夫斯基的人生与创作 / 沈希飞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306-05784-6

I. ①柴… II. ①沈… III. ①柴科夫斯基, P. (1840-1893) — 音乐创作—研究 IV. ①J605.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869 号

柴科夫斯基的人生与创作

chai ke fu si ji de ren sheng yu chuang zuo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覃未来

责任编辑: 吕贤谷

封面设计: 汤 丽

责任校对: 秦 夏

责任技编: 汤 丽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32 5.25 印张 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840—1893），伟大的俄国作曲家，出生在维亚特卡省卡姆斯克沃特金斯克附近的村庄。柴科夫斯基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沙皇专制制度腐朽没落时期。他热爱祖国，关心俄国人民的命运，但又看不到俄国社会的出路。他从生活中深深感受到俄国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但他的政治态度却又是保守的王朝拥护者，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不断促使柴科夫斯基对祖国的前途，社会的出路，人生的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并把这种生活感受融入他的创作中去。柴科夫斯基虽然不直接选取现实的政治生活，社会冲突等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但却通过自己对于时代的悲剧性感受，深刻揭示了对光明理想的追求和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他善于在矛盾冲突中捕捉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体验。他继承了格林卡以来俄国音乐发展的成就；又注意吸取西欧音乐文化发展的经验，重视向民间音乐学习；他把高度的专业创作技巧和俄

罗斯民族音乐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他把清晰而感人的旋律，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富于独创性地有机地融合在他的作品中，为俄国音乐文化和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柴科夫斯基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涨时期走上创作道路的。从创作基本面貌上看，柴科夫斯基前期的创作比较倾向于表现对光明、欢乐的追求和信心，而后期则更倾向于表现深刻的悲剧性。他在 70 年代末创作的《第四交响曲》和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则属于前后两个时期交界时的作品。

与浪漫时期的许多作曲家一样，柴科夫斯基偏重于将音乐作为倾诉，寄托自己情感的手段。在其作品里，他是一个他所置身的时代、社会、民族和文化所造就的人，也是他的人生经历、心理历程、性格特征所形成的人。他认为“音乐是纯粹的情感表达，音乐是心灵的自白”。他的音乐作品就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声，充满了感人肺腑的真挚情感。从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人情味，人性美，“热情而激越的情感主义”色彩，深厚的民族感情，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惊心动魄的悲

剧性。柴科夫斯基曾说过：“不论我的音乐作品是好是坏——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它们出自我内心无法压抑的欲望。我在用这种音乐语言说话，因为我永远有话要说。”

尽管柴科夫斯基有很多优秀的器乐作品，但对歌剧体裁一直情有独钟。他曾写道：歌剧是“一种将许多为一个目的因素（音乐，诗，画，舞蹈，雕塑，哑剧，导演和演员）集中在一起的艺术，可以说是一种最丰富的音乐形式”。柴科夫斯基一生共写过 11 部歌剧，其中最卓越的是根据 A.C. 普希金的同名作品改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柴科夫斯基在与梅克夫人的通信中曾写道：“如果说什么时候，我在以真挚的向往，以对主题和人物充满爱念而写过音乐，那这音乐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写它的时候，我因无法形容的愉快而陶醉和忧虑：我在写作它的过程中不是冷淡和理性的，而是付出了很多内心热烈，苦恼，甜蜜的激动的。”这部作品集中体现了作曲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它像一面镜子，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柴科夫斯基的性格特征、心理世界，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

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作品几乎涉猎了全部的音乐体裁形式，在交响曲，歌剧，舞剧，协奏曲，音乐会序曲，室内乐以及声乐浪漫曲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名作。其中交响曲的创作更是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音乐里，一方面是对光明、幸福人生的肯定和憧憬以及积极的向往和追逐，一方面是对黑暗、压抑的现实生活的批判和揭露以及悲愤的控诉和反抗。从“冬日梦幻”的甜美歌咏，到“愤世嫉俗”的浪漫写照，直到“悲怆苍凉”的无奈叹息，这些充满了生活思想情绪和蕴含了深刻哲理思索的音乐，无一不展现出在交响曲的创作思维和整体布局中，柴科夫斯基的人生轨迹反照在其音乐思想和精神思索上深沉悲剧性的演进和转变。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音乐不仅是个人悲怆人生的真实映照，同时也是 19 世纪整个时代悲剧的鲜明折射。他用音乐作为坚韧的武器，用精神追逐作为前进的动力，用人间苦难作为创作的源泉，用人的命运作为永恒的主题，用个人哀歌作为人类的挽歌，用控诉追问作为歌颂的笔调，用音乐的人生作为生存的状态，从而谱写出一部灵魂的悲歌。



目录

第1章 关于柴科夫斯基 / 1

1. 家庭背景和求学时代 / 1
2. 柴科夫斯基的爱情与婚姻 / 4
3. 创作特色及音乐风格 / 8

第2章 灵魂的内涵 / 16

1. 性格心理 / 17
2. 创作思想 / 20

第3章 灵魂之镜

——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 / 25

1. 普希金 / 25
2. 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 / 27

- 3. 作曲家与文学家的艺术结缘 / 34
- 4. 角色与作者的互动 / 39
- 5. 最纯粹的心灵表白 / 46

第4章 冬日的梦幻

——《第一交响曲》 / 72

- 1. 音乐点亮心灵 / 72
- 2. 艺术家之路 / 75
- 3. 盛夏里的冬日梦幻 / 84
- 4. 忧郁的俄罗斯情怀 / 87
- 5. 作曲家关于青春的畅想 / 90

第5章 愤世嫉俗的浪漫写照

——《曼弗雷德》交响曲 / 96

- 1. 恶魔诗人拜伦及其笔下的叛逆隐士 / 97
- 2. 作曲家对自身所处
时代的敏锐洞察和认知 / 100
- 3. 为天才的文学作品描绘音乐插图 / 104
- 4. 作曲家由人间炼狱到音乐
天堂的灵魂之旅 / 111

5. 关于《曼弗雷德》交响曲评论 和研究的综述及评价	/	114
第6章 “生与死”的天鹅之歌 ——《第六交响曲》“悲怆”	/	116
1. 生命的悲叹	/	116
2. 死亡的颂歌	/	122
第7章 灵魂深处的悲歌	/	143
1. 时代背景奠基了柴科夫斯基 音乐的悲剧性	/	145
2. 心理历程与性格特征孕育了 其音乐的悲剧性	/	147
结 语	/	151
参考文献	/	154

第 1 章 关于柴科夫斯基

1. 家庭背景和求学时代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9 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曲家，于 1840 年 5 月 7 日出生在乌拉尔山西边的小镇沃特金斯克（Votkinsk）。他的父亲伊利亚（Ilja etrowitsch Tchaikovsky）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于 1833 年与来自法国的移民亚力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阿西耶（Alexandra Andreyevna Assier）结婚。亚力山德拉在婚后生育了七个小孩，三子彼得，即柴科夫斯基。

柴科夫斯基的童年是在俄国中等贵族家庭的优裕环境中度过的。生在一个温馨的多子女家庭，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从彼得堡请来了具有高等文化教

养的法国家庭教师芳妮。后来柴科夫斯基在大量的音乐作品和书信中所表现出对生活与艺术的深刻感知能力，敏感而细腻的感受与表达能力，都与此息息相关。课余时间，父母总是努力创造家庭的艺术氛围。他们自己就酷爱音乐，父亲会吹长笛；母亲在彼得堡贵族学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弹钢琴和歌唱，经常给孩子们唱些俄罗斯浪漫曲。每逢家人的生日，一家人还会兴高采烈地在一起举行传统的家庭音乐晚会。这些使柴科夫斯基从小就置身于俄国传统的音乐生活之中。这种传统音乐生活对柴科夫斯基创作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与以浪漫曲为代表的俄罗斯歌唱艺术的深刻联系，形成了他以旋律为灵魂的歌唱性风格。

1850年，10岁的柴科夫斯基被送到彼得堡法律学校上学。在彼得堡他人生中第一次观赏了格林卡^①的歌剧《为沙皇献身》，从此对这部歌剧产生了始终不渝的爱，也是这时他才更多地熟悉了俄国和外国作曲家的歌剧和交响作品。

① 格林卡（1804—1857）——俄国杰出的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奠基人。他的《为沙皇献身》（苏联时期重编脚本，改名《伊万·苏萨宁》）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并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俄罗斯歌剧，对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影响很大。

课余之暇，他学习钢琴，参加合唱，跟同学们一道奏乐自娱。1859年在法律学校毕业后，柴科夫斯基到司法部任职，当上了一名九等文官。然而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却与日俱增。1861年秋，他进入俄罗斯音乐协会设立的彼得堡音乐班学习作曲理论。翌年，音乐班改组成为俄国的第一所音乐学院——彼得堡音乐学院，柴科夫斯基被录取为它的首届学生。他在1863年给妹妹的信中说：“去年我学了很多音乐理论，如今我坚信，迟早我是要献身音乐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幻想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我不过仅仅想干我的才能吸引我的事情。当然，在我最终确信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官吏之前，我是不会彻底放弃公职的。”不过，对“最终确信”的思考很快就完成了，仅仅一个月后，即1863年5月，柴科夫斯基不顾父亲破产带来的经济威胁，不顾在沙俄社会以音乐为职业的渺茫前程，毅然辞去官职，投身音乐事业。

柴科夫斯基在音乐学院的老师是扎列巴^①和安东·鲁宾

① 扎列巴（1821—1879）——圣彼得堡音乐学院1862建院起音乐理论教授，后继安东·鲁宾斯坦出任该院院长（1867—1871）。扎列巴格外注重严格对位法。

斯坦^①。由于他直至 22 岁才开始接受专业音乐教育，为了弥补错过的时光，他刻苦勤奋，专心致志，不仅钻研各门作曲理论，还学习长笛和管风琴，参加学生乐队，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可能获得的音乐知识和技能。1865 年柴科夫斯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作品是用席勒的诗谱曲的大合唱《欢乐颂》。

2. 柴科夫斯基的爱情与婚姻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是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作曲家。在其作品中，他是一个他所置身的时代、社会、民族和文化所造就的人，也是他的人生经历、心理历程、性格特征所形成的人。所以他的音乐为我们研究音乐与情感、思想、生活的关系，研究音乐作品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②恰如其言，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的婚姻悲剧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使他的生活和事业都进入了另外一条轨道，对于他

① 安东·鲁宾斯坦（1829—1894）——是与李斯特齐名的大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创建人。

② 万昭：《从柴科夫斯基童年少年生活与创作的联系谈音乐作品的研究方法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思想上的极大影响深深地渗透在其以后的创作中。

在与安东妮·米柳科娃的不幸婚姻之前，柴科夫斯基遇到过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佳人——阿尔托，一位被柴科夫斯基认为是“既有母亲的慈爱又有情人的热情与温柔”的杰出的歌剧演员。他在给弟弟莫德斯特的信中写道：“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以这样的魅力，给予我如此深刻的感受。我怎么能不因她的动作、姿态和表情而陶醉呢？”他们俩密切来往，感情进步很快，“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你已经知道我所爱的那个人。”炽热的爱情燃烧着两人的生活世界，很快他们决定在隔年夏季举行婚礼。然而，消息传出后，柴科夫斯基却遭到很多朋友及尼古拉·鲁宾斯坦^①的极力反对，劝他放弃这桩婚事。理由是：“一个卑微的丈夫跟在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后面，巡回往返于各个城市之间，就像是仆人或跟班一样，服侍着女主人”。朋友的劝阻使柴科夫斯基的热情多少冷却了一些，而且现实是阿尔托离开莫斯科后没多久便和剧团中的男中音巴迪拉闪电结婚。这个消息仿佛对柴科夫斯基并没有造

① 尼古拉·鲁宾斯坦（1835—1881）——安东·鲁宾斯坦的胞弟，也是著名的钢琴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创建人。

成很大的影响，只是从此以后在现实生活中他再也没有遇到过让他如此迷恋的女人。当然，这不包括日后他强烈爱慕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角塔吉雅娜。

柴科夫斯基与安东妮·米柳科娃戏剧性的相识注定了不幸的开端。安东妮·米柳科娃文化修养有限，音乐知识匮乏，与柴科夫斯基一样的情绪化，这些就是日后他们婚姻危机的肇因。

柴科夫斯基与安东妮·米柳科娃于1877年7月18日举行婚礼，婚后柴科夫斯基的心理受到强烈的刺激，因为他并不爱她。他在圣彼得堡写信给弟弟：“我感到生活已遭到破坏，尼古拉·鲁宾斯坦等人来看望我，我不是生病就是发疯。”

回到莫斯科后，柴科夫斯基依然无法接受安东妮。于是想到跳河，结果自杀未遂，他再次出走到圣彼得堡，当初的证婚人阿纳托利接他到旅馆后，他紧绷的情绪已经无法支撑，精神彻底崩溃，昏迷了两天。阿纳托利请来一位心理医生急救，事后医生建议必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和环境，才有可能改善病情。他们讨论的结果是：结束柴科夫斯基与安东妮·米柳科娃的婚姻，因为这一连串的伤害均源于此。

安东妮·米柳科娃得到这个消息之初显得相对比较平静，但不久后她就陷入了精神错乱中，今天同意离婚明天拒绝离婚，频繁地写信给柴科夫斯基，有时候直接找到他与之理论。这些让原本就脆弱敏感的柴科夫斯基在精神上一次次地遭受打击。虽然柴科夫斯基的婚姻只维持了九个礼拜的时间，但对他来说，那确实是人生一段悲伤恐怖的经历，若非家庭、亲友的温情关心，以及一位初识友人的精神支持，他很难渡过这生命中的最大危机。这位初识的友人，即是赞助、影响他日后 13 年创作活动的梅克夫人。

梅克夫人（1831—1894）是一位颇有文化教养的富孀，非常喜爱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作品。他们从 1876 年开始建立通信友谊，这给柴科夫斯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梅克夫人从 1877 年开始，每年给予柴科夫斯基以优厚的经济资助，使柴科夫斯基有可能辞去音乐学院的教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自此以后，梅克夫人开始了长达 13 年的赞助与支持，而且每天维持写一至两封信给柴科夫斯基的习惯。柴科夫斯基也相当勤快地回信，但经由彼此约定，两人从未正式见面交往。梅克夫人非常崇拜柴科夫斯基，而柴科夫斯基则称她为“能够了解我灵魂的朋友”。他在信中对